

春到福来

□ 李占忠

“福”字，祈盼新的一年里风调雨顺，丰衣足食，福满门庭。“福”字里满是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美好未来的祝福。

“福”字的解释通常是“幸福”。且看“福”字的组成，就可看出人们对幸福的理解。“福”字的左旁为示旁，表示祈求；右旁为一口田，意思是一口人十亩田，这就是福。很多人还特意将“福”字倒过来贴，取其“福到了”的意思，表示幸福已到，福气已到。

如今，我们张贴“福”字，更多的是对既有幸福生活的肯定，祈福的内容

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。

一个“福”字，是国泰民安、物阜年丰的最好诠释；一个“福”字，是描绘新年启航、筑梦中国的美好蓝图。生活在这个美好时代的我们，早已身处“福”中了。平安是福，快乐是福，健康是福，平淡是福。当然，幸福生活是实干、奋斗得来的。依靠开拓进取的精神，脚踏实地的拼搏，一切才会新鲜而灿烂。

福，是年的主旋律；春，是大地的灵魂。愿春满人间，福气多多。

新年随想

□ 赵海霞

新年岁月又一波，
放眼青山我纵歌。
无悔人生霜染鬓，
曾经趣事满竹箩。

记忆中的年

□ 杨 丽

记忆中的年，承载着太多的回忆与快乐。

年是什么？年是儿时的新衣服，年是热闹的鞭炮，年是甜蜜的糖果。年是藏在心里的期盼，年是一枚窄窄的邮票，记录着成长的喜怒哀乐，捎去我的思念与回忆。

记得小的时候，父母在腊月二十三之后就开始准备过年的事情了。二十三过小年，二十四扫房子，二十五开始赶集市买过年用的鞭炮、蔬菜、瓜子等。腊月二十九晚上，父母用大锅炖上自家的猪肉，在我和妹妹钻在被窝里还没睡着的时候，父母就会把炖好的瘦肉和蒜酱给端上来，让我们吃猪肉。吃过猪肉，我和妹妹也睡意全无，起来看电视了。

大年三十，父母也是很早就起床，做上一家人喜欢吃的十盘或者十二盘菜，一家人围坐在饭桌旁吃饭。我和妹妹吃着喜欢吃的菜，爸爸用热水把酒杯烫上，和妈妈一起用小酒盅喝酒。爸爸的白酒喝到尽兴的时候，他就会唱上喜欢的蒙语歌曲，妈妈也在

旁边一起唱。他们端着酒杯，唱着蒙语歌，看着我和妹妹渐渐长大，脸上总是露出欣慰的笑容。

大年初一的早晨，父母还要给我们和妹妹“压岁钱”，希望我们身体健康、茁壮成长。每年的初一，父母都会让我们早早起床。谁起得最早，意味着新的一年里谁就是最勤劳的一位。记得初一早晨包饺子，母亲会在包饺子的时候，放一枚硬币。谁吃到含有硬币的饺子，就预示着新的一年财运滚滚。后来，母亲在包饺子的时候，还在饺子里面放糖果，谁吃到了，就预示着在新的一年里甜甜蜜蜜。每次吃饺子的时候，我和妹妹都特别高兴，因为我们总能吃到钱和糖果。等我们长大了才发现，有硬币的饺子和有糖果的饺子是父母精心做了记号，特意留给我们姐妹俩的。每年的初一，母亲都会特意告诉我们出门的时候朝哪个方向走，预示在新的一年里一切顺利。

在儿时的记忆中，无论家里的经济怎样困难，每到过年，父母都会为我们做一身新衣服或者买一身新衣服。

另外，鞋是母亲亲手缝制的，书包也是母亲买花布用机器缝制的。可是，过新年的时候，父母却很少为自己添置新衣服。他们说：“孩子，长一岁不容易，一定要给孩子们买身新衣服，不能让孩子不高兴。”大年初一，吃过早饭后，我和妹妹就穿上新衣服去找小伙伴玩了。其实，我们是在和小伙伴比，谁的新衣服更好看。

记忆中的年，是丰富多彩的，充满了欢乐的回忆。

我不会唱歌，是天生的五音不全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越来越想为父母唱首心中的歌。现在，我不盼望过年有新衣服穿，只盼望父母身体健康，孩子快乐健康成长。记忆中的年，是父母为我们描绘的幸福的年。现在，我要努力为父母描绘更加快乐的年。我想唱一支心中的歌给父母听，愿在父母心中：新年是喜悦，是欢聚，是幸福。无论身在何方，我的心会永远在父母的身边，祝福父母快乐健康。

今年过年，我们一定回老家陪父母过年。

踏进新年

□ 马春国

风花雪月逝瑶波，
苦辣酸甜入酒歌。
不羡朱门车马乱，
掸尘浅笑抚竹箩。

除夕夜思

□ 岳庆九

焰火星光炫吴穹，
人间翘首盼天蓬。
祥云绕户接祥瑞，
紫气盈门侍紫青。
荡尽辛酸劳苦事，
斟来快乐幸福盅。
新春又启斑斓景，
愿共高朋向锦程！

除夕夜抱大树

□ 侯玉杰

鼠去牛来，春节将至。儿时，除夕夜抱大树的习俗，又涌入我的脑际。

那是上个世纪四、五十年代，我家的大门前边有几棵爸爸栽下的大榆树。每逢除夕的时候，妈妈总是提着红纸糊的灯笼，领着我们兄弟姐妹去抱大树。

那一年年一次次，我们个个用双臂紧抱大树，妈妈在一旁让我们念道：“树啊树，你是我的爹，我往高长，你往

粗慳。”我们都照妈妈说的去做，一遍遍地祈祷，盼望自己快快长高。

小时候，我总觉得自己个子矮，所以除夕夜抱大树这件事，我是必去的。有时兄妹同去，有时姐弟同往，你抱这棵，我抱那棵。当我展开双臂，身体紧紧贴住大树，心里感到人树合一，有一种特殊的亲情在涌动。

有一次，我在微信里谈起小时候抱大树的事，如今生活在兰州的一个

家族侄女说道：“三叔，当年抱大树的时候，我也常跟着去呢。”

暑往寒来，岁月流逝。哥弟成家，姐妹出嫁，父母也先后离世。可我家“除夕夜抱大树”的习俗，从没有间断过。如今，我每次回老家，还要抱一抱老屋门前长着的那棵老槐树。

“树乃木也，木与才合为材。”父母总是祈盼儿女们能像大树一样长高成才，这是我后来才悟出的道理。